



再见,黑嘴鸭

◎宋继高



芬芳
一叶

2023年12月19日清晨,习惯早起的妻凄楚地对我说,黑嘴鸭不见了。闻听此言,一种不祥预兆爬上心头。我对她说,再找找,让老陆、小王一起找。妻应声下楼,组织园子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开始寻找。桥洞、石缝、草丛、树下,鸭子可能去的地方,都找了一遍,未见踪影。正当大家灰心失望之际,小王突然惊呼:“找到了!找到了!在这里!”我们一齐拥过去,看到的却是黑嘴鸭冰冷僵硬的尸体,它在12月18日这个雨雪交加的夜晚走了。妻有些难过,我心里也不好受,吩咐老陆,找个地方,把它埋了。内心有点不舍,又对老陆说,在埋之前,解剖一下,找一找它的死因。

趁老陆找死因的当口,让我们来回忆一下黑嘴鸭的经历。

在一年多前,二弟特地从老家送来一只鸭子,与池塘里另一只鸭子做伴。送来的鸭子嘴呈黑色,原先的鸭子嘴鲜黄。便于区别,园子里的人习惯性称此鸭为黑嘴鸭,彼鸭为黄嘴鸭。从此,江南江北的两只鸭子朝夕相伴,相依为命。它们一同觅食、一同嬉戏,成天形影不离,情意绵绵。夏天荷花盛开,它们一同在荷叶下庇荫,在荷花丛中展翅。有时,它们双双爬上一块池边的石头,立在那里,把头插进翅膀,沐浴着春天温暖的阳光。有时,它们一个劲地各自梳理自己的羽毛,偶尔也会你啄我一口我啄你一口,然后双双一起扑进水中,钻进荷池深处,发出欢快叫声。现在看来,那是它们最快乐的时光。

妻爱好钓鱼,可自从来到太湖边,她钓的都是小鱼,她也没因小而嫌弃,总乐呵呵地说,小就小点,正好喂鸭。她常告诉我,江北来的黑嘴鸭真厉害,吃得又快抢得又狠,每次黄嘴鸭还没吃几口,半盆小鱼就被它吃光了。我对妻说,你是娘家人,它要在娘家人面前拿表现。它从江北来,要跨江争雄多吃点,好为你多生几个鸭蛋,把江南的黄嘴鸭比下去。直到有一天,妻告诉我,今天投喂小鱼,黑嘴鸭在塘边折腾半天,未能爬上岸抢食,看它那鸭屁股往下压,走起来一拖一拖的,看样子快要生蛋了。为此,她还花一百多元,网购了一只鸭窝,准备接蛋。可黑嘴鸭的反常现象引起了妻的不安。我对妻说,它爬不上来,你用板杆从后面推它一下,不就上来了。妻说,后来,我见它翅膀一拉,还是上岸了。哪知,在这个雨雪之夜,它再也没有上来。

妻在电话中告诉老家小妹,小妹也颇为伤感地说:“这是一只老鸭呢,已养了五年多。当年,是我把它从一只毛茸茸的黄毛小鸭,一把菜一把谷地喂大,没想到,它就这样走了。”我对小妹说,鸭子的平均寿命是五到八年,黑嘴鸭也活到了五岁多,算是寿终正寝了。安慰小妹,也安慰自己。

就在我们几个叙说着关于黑嘴鸭的种种往事时,老陆的解剖结果出来了。原来,这只鸭子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子,鸭蛋般大小。我再次叮嘱老陆,找棵果树,把坑挖深些,埋了,来年,果树开出鲜艳的花朵,我们还会想到这只曾给我和朋友们带来许多快乐的黑嘴鸭。

老陆点点头,找只纸箱,把鸭子放好,提把铁锹,走进了雨雪纷飞的小园。都说人生不易,哪知,这鸭生也不易啊!

清障
陈顺源

灯下漫笔

千年花妖万年情

◎王嘉祥

去年以来,新疆歌手、著名音乐人刀郎的创作进入了井喷期,他写一首红一首,立即在民间和网络上疯传,博得音乐界内外人士好评如潮。刀郎创作的许多歌词,包含了文学、哲学、佛学和历史知识、民俗掌故等,其学识之广、学问之深,引“无数专家学者竞折腰”。

在刀郎创作的新歌中,继《罗刹海市》之后,尤以《花妖》的旷世凄美,再度赢得世人的高度赞赏,此歌登上乐坛仅仅两个多月,就几乎传遍了大街小巷。中国古代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白蛇传》《孟姜女》《牛郎织女》四大爱情悲剧,一名著名戏剧评论家称:《花妖》所倾诉的爱情故事,其感人程度与这四部相比,有过之无不及,必将会世代传唱下去。网上解读:刀郎的新歌《花妖》取材于蒲松龄的某篇小说。然,翻阅《聊斋志异》全书,蒲老夫子共写了7个花妖,其中6女1男,却找不到有新歌《花妖》中的君(穷书生)和奴(富家女)的完整故事,这是刀郎根据《聊斋志异》中许多类似人物加以概括典型化,又结合自己的感悟新编的历史故事。

当下,在网络平台上,有多名专家、学者引经据典,情真意切地解读《花妖》的歌词,意在给广大受众恶补历史课和文学知识的同时,也给大家营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。我受此启发,几乎每天晚上,都要静心一遍又一遍地倾听《花妖》、感慨丘比特之箭的穿透力,真是力道无边!《花妖》之美,美在心尖上,美到骨子里,让人久久沉醉其中……

首先是风雅之美。刀郎的新歌《花妖》,虚构了一个发生在南宋都城杭州的“前世情缘,一朝约定,多次轮回,生而不遇”的凄美爱情故事,歌颂了小女子为心上人,前后三千年等待的悲催情怀。宋代是我国追求人文美学的巅峰时期,宋人将日常生活上升至艺术境界,并不断充实内涵与修为,这与现代人追求生活美学的态度非常相似。比如,“君去时褐衣红,小奴家腰上黄”,是描写奴家与书生诀别的情景,书生用麻丝、树皮与兽毛

编织的衣衫上,沾满了被人谋杀致死的血渍;女子用标志其身份的黄绸带殉情自尽,跟随书生飘忽而去。这原本非常血腥的场景,却被书生短衫的“褐衣红”,女子绸带的“腰上黄”诗化了,其色、其形、其意,体现了宋代既不张扬也不炫耀,轻盈深邃、风雅隽永的美学风格。

其次是具象之美。从古到今,从西方到东方,对美的认知和感悟都是多元化的,也是纷繁复杂的。唯有对具象的美认知最统一最深刻也最通透。“你看那天边追逐落日的纸鸢,像一盏回首道别夤夜的风灯。”将女子追寻书生,比喻成一只风筝去追赶天边的落日,既徒劳也无望,但这个画面却具体得让人有看得见、摸得着、闻到味的感觉。“我的心似流沙放逐在车辙旁,他日你若再返必颠在世上。”痴情女对心上人无以回报,只愿把心化成一杯流沙,放逐在车辙旁,让心上人若坐车路过时少受一点颠簸。这车辙边的流沙,是一个痴情女子的血色黄昏,是她生命中最后的能为和最终的所为。

再次是凄婉之美。黑格尔和叔本华认为,从哲学角度出发,整个人生都是悲剧。鲁迅先生更形象地说:“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”衡量一部优秀悲剧的主要标准,就是能否给观众凄婉至极的视觉效果和心灵呼应。“我若是将诺言刻在那江畔上,一江水冷月光满城的汪洋;我在时间的树下等了你很久,尘凡儿缠我笑我白了头。”这四句歌词大意是:他俩如把诺言刻在江畔上,必将惊天动地,引发一江水把都城淹成汪洋。小奴家苦等书生三千余年,其间有无数公子哥儿纠缠她、诽谤她、耻笑她,让她终于熬白了头。一对恋人真情相爱、渴望进入花好月圆的人间仙境,却被女子的父母无情地撕得粉碎,被岁月的屠刀残忍地剥得稀烂,这是真正的人间悲剧!

第四是朦胧之美。古希腊的柏拉图说,美是理念;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,美是生活;中国古代的道家认为,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文人形容一个女子好看,往往

会比喻为,如同清晨蝉翼般的薄雾,萦绕出她的轮廓如仙子般若隐若现,这被称为朦胧美。“我是那年轮上流浪的眼泪,你仍然能闻到风中的胭脂味。”生活中,人们往往将得不到的东西,化为愿景和梦想,编撰成因果轮回、抚慰心灵的传奇故事。看似不可能,却又让你确信无疑。正如“梁祝”的故事结局,是两个人化成了一对蝴蝶;牛郎织女每年七夕相见,是由喜鹊搭桥……大家都知道,这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。可是,从“梁祝”故事发生的西晋至今近两千年中,并没人去怀疑这个不可能。也没人怀疑过喜鹊来搭桥。大家都将不可能变成了“不,可能!”同样,现实生活中,年轮上没有可能找到眼泪,风中也不会闻到胭脂味。可经《花妖》故事的渲染、曲调的吟诵,人们相信穷书生一定会看到富家女那流浪的眼泪,也一定能闻到风中恋人的胭脂味。这是刀郎为当代人打造的既含蓄内敛又超凡脱俗的朦胧之美。

刀郎被“中国好声音”踢出去十余年,这期间他选择了沉默,而不是忙于去反击。他踏踏实实地抓创作,拿出了多首新歌,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今年以来,刀郎在乐坛上大红大紫,好评如潮,面对赞扬声和批评声,他又一次选择了沉默,在网络和官媒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最近有人编出话来,说刀郎要与中国音乐界相对阵等,刀郎深知树大招风、叶大招虫,于是去年12月6日晚,他在网络平台上正式表示:“向大家请个假,我要暂时停止更新音乐视频了,这个时间最短是一年,最长是两年或者三年。”他再一次选择了沉默。

刀郎三次选择沉默,是他下的三着好棋,足见他的谋略和胸襟。每一个强者,都是一路踩着刀尖走过来的,刀郎也不例外。他有大视野、大格局,从容淡定,厚积薄发。我们坚信,刀郎今后一定会写出更多如《罗刹海市》《花妖》《翩翩》这样的优秀作品。

“此情唯有君不知,花开花落自有时。”让我们静静期待着!